

文采武功傳奇人物

五 多 將 軍 楊 森 (上)

● 劉 昌 博 (中 外 雜 誌 社 撰 述 委 員、大 學 教 授)

壽 余 紀 忠 先 生 九 十

王 成 聖 未 定 稿

報 壇 國 士 孰 與 儔
蓋 世 聲 華 播 五 洲
蓬 島 春 風 開 壽 域
江 山 萬 里 仰 清 流

楊森將軍於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十五日逝世於台北三軍總醫院，迄今——八十八年五月十五日乃是他逝世廿二週年紀念日；哲人其萎、哀思綿綿、愴然欲淚者，豈止故舊袍澤而已！因為，他永遠活在世人的心目中，感念難忘。

中 外 歷 史 罕 見 人 物

楊森在我國或世界各國，都稱得上是現代傳奇人物；他濃郁的傳奇色彩，不會

因時光的消逝而褪色。大家耳熟能詳的：楊森軍旅生涯的驍勇善戰，功勳彪炳；楊森感情生活的妻妾成群，兒孫滿堂；楊森是熱愛運動的登山健行，快步如飛；楊森高齡九十五歲時，仍能偕伴如花美眷，攀登上台北東郊的陡峭山峰——九五峰，在當時傳為美談……

總之，楊森在我國的歷史長河中，是一位允文允武，多彩多姿的傳奇人物。

因為，他和我誼屬同鄉，論交——忘年之交，屈指算來有廿八年之久。他逝世兩週年時的「楊森將軍紀念集」，共五二六頁，是我和羅才榮、王聯奎、王成聖、吳熙祖等五人擔任編輯委員編印的，我們對他的生平行誼，甚為熟稔。先撇開他的「武功」，略述他的「文治」就夠瞧了。他的書法蒼勁有力，適逸健秀，為時人所珍

藏。

文 章 傳 世 詩 書 可 稱

楊森的文章傳世者甚多，泰半在王成聖教授主編的中外雜誌上發表過自傳性的有：「沙場二十年」、「吳玉帥與我」、「重慶市長驚濤駭浪」、「我的養生之道」、「我的養生秘訣家庭生活」等，另有「二百五十歲人瑞實記」。上述各書均陸續付梓出版，暢銷海內外，為各階層讀者所喜愛；此固傳奇人物妙筆生花之魅力所促成。友朋歡迎楊森的詩比他的書法更受歡迎，渾然天成，不留斧痕、典逸有致、琅口可誦。仁者樂山，每於登山之次，即隨筆留句。比如他於遊登梨山時，即寫下「梨山吟」五言律詩：

昔 訪 玉 山 頂，今 朝 上 梨 山；

(上) 森楊軍將多五

路向絕壁築，車駛層巒間。
水利具遠見，蕉園滿谷關。
窗前看日出，賓館一宵閒。

台灣境內的名山如：梨山、太魯閣、太平山、南湖大山、五指山、橫濱尖山等山頂，都留下楊森上將登攀的履痕。民國五十五年八月十五日，他以八五高齡，居然完成登臨玉山頂峰的願望，此峰高有三千九百九十七公尺，是東南亞第一高峰，迄今無人打破楊森高齡登上此峰的紀錄，在當時是一件轟動中外的大事。

楊森在登爬玉山的沿途，即興信筆寫了十首七言絕句詩；今抄錄他登上玉山頂峰的三首如次：

- 一、稀薄空氣難成眠，半夜起來登玉山；絕壁迂迴之字路，風口過時始得安。
- 二、為窮名勝足不閑，剛破曉時上玉山；大雨傾盆雲四合，氣溫零五冒嚴寒。
- 三、玉山嶺本屬難攀，艱苦備嘗視自然；來者希能多幸運，俯看日出萬峰間。

和鄧小平一段淵源

楊森的國學有如此的美好，這與他的家世有關。他是四川廣安人，字子惠，生於民國紀元前三十年農曆正月廿四日。中

共主張「改革開放」的領導人鄧小平，也是廣安人；兩個人都是矮個子，又一口鄉音不改，在早年國共爭戰時代，為了安全起見，習用化名；於是，當時許多中外記者都誤以為鄧小平是楊森的化名兒子呢？其中美聯社特派記者專程趨訪，楊森答稱：「我的妻妾子女雖多，但鄧小平只是我的小同鄉，卻非我的兒子。」楊森再三否認，但外界仍不相信，依然訛傳不輟。連名教授史學家黎東方都說卻有其事。

楊森曾對我談到和鄧小平的一段淵源：時在民國十三年，他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，防區在川東一帶。當時國民黨改組，推行孫中山的「聯俄容共」政策，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，得知楊森昔日在滇軍中與朱德有舊；於是鄧演達推荐朱德到二十軍擔任黨代表，利用川東、川北鄉土關係，秘密而迅速地發展共黨組織。

不久，朱德引荐時年廿三歲的鄧小平擔任廣安縣教育局長，為時雖短，但影響快速，許多中小學教員秘密參加共黨組織。迨至孫中山逝世，國、共合作的「蜜月期」結束，展開清黨運動。楊森在川東大事逮捕共黨分子，主要目標是要逮捕朱德

和鄧小平；詎料他倆機警，先一步逃脫了；相偕潛往南昌，投奔江西省主席朱培德，受到朱培德的重視，任命朱德為江西省會南昌市的警察局長。才有日後中共的「南昌起義」。後來受到南昌暴動災害的人士曾有一幅對聯：「朱培德培朱德，缺德。張學良學張良，不良。」

楊森透露：當時逮捕到的共黨分子有廿三人，交軍法處審訊屬實，驗明正身，綁赴萬縣雞公嶺刑場處決。倘若朱德、鄧小平跑慢半步，則處決的人數當增為廿五人。

幼讀國學偷習武藝

話扯遠了，再來談楊森的家世吧！他的出生地是四川廣安縣龍台寺鄉，山明水秀，土壤肥美，因附近有古剎龍台寺，因以名鄉。他的父親楊廷安，幼嗜武術，尤嫻騎射，在箭道中，每次拉弓鳴弦試射，能百步穿楊，為邑武庠生。楊森在三位兄弟中，是頭腦最聰明的一個，其父要他讀書考個功名，不准他學習武藝，致礙功課；他的母親也深以為然。於是，楊森遵從父母之命，進入家塾讀書。塾師是伯父楊廷襄，督教甚嚴；兼之他的記憶及領悟力

強，於四書五經，皆能背誦其辭。及稍長又習策論，作詩賦，閱子史，瀏覽時務新書，奠定了他的國學基礎。據我所知，他一生出版的專書有九種，所寫的詩有近兩百首，幾乎可以出版一本詩集。

有些不了解他的人，批評他是一名軍閥或武夫；其實他是一位叱咤風雲的儒將，多才多藝的學者或詩人。

楊森在三兄弟中，居長是老大；個子卻矮小，屬五短身材，但頭腦靈活，身手矯健，精力十分充沛。每日做完功課後，即背著父親偷學武藝，尤精於騎射，輒與叔伯兄弟較量，大顯身手，為眾人之冠。當時的同窗師友嘗謂：假以時日，他將來可能考中文武兩個秀才；楊森兼資文武，在少年時代即嶄露了出來。

景仰中山投考陸軍

清末因外侮日亟，楊森在思想受孫中山學說影響，醉心革命，反清復漢，念茲在茲。不顧父親反對，考進四川陸軍學堂，棄文就武，矢志報國。此後，即開始他一生的戎馬生涯，辛亥革命，護國之役，剿共戰役，抗日戰爭，幾乎無役不與，且以驍勇善戰聞名。他從清末的尉級軍職，

積功擢升至國府第九戰區副司令官兼第七集團軍總司令。以及抗戰勝利後，先後擔任四川、貴州兩省主席，重慶市長兼任重慶衛戍總司令，及代理川陝甘綏靖主任等職時，排除萬難的卓越貢獻。在中外雜誌近三十年來，陸續刊載的楊森著作與專文中，均有翔實披露，茲不贅述。

楊森於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，自四川奉命轉進來台，卜居於台北市長春路與川籍名將孫德操、湖南名將何健、浙江名將姚琮、四川名人黃季陸等為鄰；他被推選為哪一鄰的鄰長。每日黎明即起，清掃鄰居門前垃圾，拔除雜草，疏通階前下水道，每戶門前種植榆樹，他於四十七年遷往新店稻子園定居，哪一排榆樹已高逾五丈，成為全鄰的座標。

高齡學習駕駛飛機

他是聞不得的名人，來台後開始學習駕駛飛機，以古稀之年；每日開吉普車往松山機場認真學習。數月之後，他居然獨自一人駕駛飛機，在空中戲翻筋斗，且曾在新店碧潭吊橋下低飛穿過，作了一場驚人的特技表演。當然，他獲頒飛行畢業證書，十分珍視，不殊華袞之榮。

前文已述及，楊森家學淵源，青少年時期即精嫺騎射；來台後，瞥見山幽林深，適宜射飛逐走。當時，台灣尚無保育法，狩獵就成了保健的戶外運動。他常邀約何應欽、白崇禧兩位上將赴台北近郊山林狩獵，認為是「偷得浮生半日閒」的最大享受。

楊森對我，雖是威名震耳，景仰已久；但在老家四川始終緣慳一面。竟然為了一次狩獵，我們才在萬里他鄉的偶然相識，結為忘年之交，逾廿八年之久。

由於，大陸變色，我輾轉流亡，於三十八年來台灣。在高雄縣岡山鎮謀得一枝之棲，於任教課餘之暇兼負黨務及新聞工作，跟地方人士相處融洽。因得於四十二年冬，經黨提名當選為高雄縣第二屆縣議員，同時當選的尚有四川籍的吳熙祖；此後我們兩人就在高雄縣組織一個四川同鄉會，鄉親們入會者異常踴躍。

民國四十二年農曆元月廿四日，是楊森七十大壽誕辰，人生七十古來稀，在北的鄉親友好及屬僚正籌備要為他祝壽，盛大慶賀一番。可是他認為當時身體康健，輕易地就爬上了玉山，生龍活虎，彷彿年輕人，他打從心眼裏便不想當什麼「老

壽星」。於是，他在壽辰前一天，由王代表聯奎和吳議員熙祖陪同乘吉普車南下避暑。旅居高雄地區的四川同鄉在鳳山特爲他舉行了一個歡迎茶會，在這個茶會中我第一次見到了景仰已久英雄人物——戎馬半生，叱咤風雲的楊森將軍。

南下避暑輕車簡從

他身穿米黃色軍便服，黃色短馬靴，體型瘦削精幹，步履輕快，兩目炯炯有光，滿口四川鄉音不改，有一副樂觀進取的神情，恍眼看去彷彿四十出頭的中年人。

因是南下避暑，他不願叨擾高屏川籍同鄉，茶會後即驅車到大崗山打獵。因我是從岡山區選出的議員，就毛遂自薦充當嚮導，爲示尊敬，大家稱他惠公而不名。

吉普車經岡山鎮轉入阿蓮鄉，車輪碾在高低不平的碎石路上，掀起像施放黃色煙幕一般的塵沙；車子顛簸不已，塵沙隨風飛揚。楊森和他心愛的獵犬同坐前排駕駛座旁，手握著德國造的名牌獵槍，聚精會神地注意著路旁的飛禽走獸。

霎時，路旁前側的電線上，飛來了三隻斑鳩，他舉槍射擊，砰然一聲，其中兩隻墜落蔗田中。他的獵犬飛撲蔗田內把兩

隻斑鳩咬著回來，斑鳩的翅膀尚在獵犬的嘴角煽動。

「惠公！您的槍法好準啊！」我驚訝地讚揚。

「有啥子準頭！只打兩隻而已。」他摸著獵槍說：「要打飛靶，才能看出獵人的真功夫。」

這時有兩隻飛鳥在左側四、五十公尺高的天空疾飛而來，司機把車子略爲停頓，他敏捷地舉槍發射，兩隻飛鳥應聲落地。侯獵犬拾回車上時，他嘆一口氣說：「怎麼搞的又是兩隻斑鳩！斑四兩（指斑鳩只有四兩肉）、鵠半斤（指鵠子只有半斤肉），只夠你們今夜晚嵌牙齒縫嘛！」我們一行已來大崗山麓，南台灣的氣候暖和，初春時節，山上的龍眼樹已有一部分開花，山麓的丘陵草野與平原蔗田銜接，蔗苗僅有半人高，原野風光，景色迷人。

山麓狩獵彈無虛發

「我看這一帶是獵野兔，山雉和鹿子的好地方，大家下車吧！」他飛身下車，並從車內取出另一枝獵槍給我：「聽說你也會打獵，把這桿槍借給你，槍彈不長眼睛，不要把人放羊的大姑娘當槍靶子！」

他的幽默感，使大家都笑了。

王聯奎、吳熙祖和我三人跟在他後面，到達一塊大蔗田時，我們就一字兒排開。有一次前面有一道丈來高的陡坡，我耽心他爬不上去，急超前扶一把，他大爲不悅，且三兩下就自個兒爬了上去，他還回頭對我說：「小伙子，你自己當心就好了！」從此，凡遇險徑陡崖，我們都不敢扶他。彷彿有一陣旋風從蔗林中掀起，轟隆的聲響嚇我一大跳，只見眼前一、二十公尺處一團彩雲飛升，接著碎然槍響。當我警覺地清醒過來，方曉得他已擊中一隻翎毛絢爛的雄山雉，另一隻受傷的山雉，也被獵犬追逐了兩塊蔗田咬拖了回來。

原來是一群山雉飛起，他擊中兩隻。細想起來，真不容易，不僅要槍法準，還得機警、鎮靜、敏捷；如果猶豫一兩秒鐘，即喪失了機會。此外，我對他那隻獵犬，不能不刮目相看。

「飛禽騰空，視線較好，還容易射擊；走獸從草叢竄奔，瞬即消匿，最難獵取。」他檢視了山雉後，對我們說他的狩獵經驗。

我們正談論間，由於獵犬的追逐，從山麓草叢中一隻野兔驚奔而出；他來不及

瞄準即橫槍發射，居然一擊而中，野兔在草叢裏擺動幾下，就一命嗚呼。如果他稍為猶豫一秒鐘，野兔便可縱身山石錯立的密林中。我跟他後側已一個多小時，但見他彈無虛發，斬獲豐碩。而我呢？一槍在手，找不到一顯身手機會，一彈未發，遑論「斬獲」。

於是，我故意掉隊落後，單獨朝另一方向發展。可憐的我，因經驗不足，槍法不準，有兩次碰上野兔，三次遇到山雉，一次看到鹿子；我不是猶豫不決，即是驚惶失措，甚而胡亂射擊，皆無功而返。跑遍山野，滿頭大汗，氣喘如牛，僅獵獲三隻小斑鳩。

鹿後才收兵，我悄悄走到和茶園相接的山腰，忽見灌木叢中，枝搖草動，一心以為是野鹿竄出，我急舉槍瞄準，正擬發射的時刻，忽然有嬌滴滴的聲音從前面傳來。「你要死了呀！把我們當槍靶子！」

我定神一看，灌木叢中有三個人頭抬起來，每人頭戴斗笠和花巾，容貌清秀，正是三位年輕的採茶姑娘。

「冒失鬼！光天化日，不長眼睛！」

「拿槍嚇我們，準是神經病！」

「年紀輕輕的，不下田工作，滿山亂跑，必是個派郎（台語壞人）。」

她們三人一直在罵我，好男不跟女鬥，見日色已西，天氣不早，我只得悻悻然，回到和王聯奎約定的大崗山溫泉旅社會面。楊森等一行，早已抵達大崗山溫泉旅社，且洗好溫泉澡，坐在走廊藤椅上，觀

賞二層行溪山谷的初春景色。

「你這小伙子能獵獲三隻斑鳩，總算不錯，我真耽心你打中放羊的大姑娘！」他向我笑說。我臉上一陣燒，心中暗想：我險些兒打中了三個採茶姑娘，至於挨她們一陣罵的窩囊事，更不敢講出來。

我清查楊森的戰果，獵獲兩隻山雉，三隻肥兔，十二隻斑鳩。從此，我對他的槍法，欽佩得五體投地，堪與漢代名將李廣的神射媲美。但他一直抱怨今天沒有碰到野鹿，似乎意猶未盡，耿耿於懷。

晚餐時，榻榻米式的矮餐桌上，擺滿了我們獵獲的山珍野味，有熱炒的，清蒸的，煙薰的，水煮的，生煎的，台籍的旅社大廚師，拿出了看家本事。我們盤腿坐在榻榻米上，當天雖是楊森七十壽辰，大家都避免提「壽」字。因為，如我們說恭賀他百年長壽，耽心他老人家誤會我們只希望他再活三十歲。

中外雜誌創刊卅二週年敬和王發行人成聖兄七律原韻

●楚崧秋（資深新聞工作者，大學研究所新聞評論學教授）

金聲玉振纂茲篇，中外風行卅二年，獻策儘多名士筆，吟詩常獲解人傳，衡文講武心何壯！警世鞭時志不偏，百尺竿頭容更進，光增青史沃書田。

在這實際的壽宴上，他是酒不沾唇，各式野味只略為嚐了一點兒；青菜和豆腐湯吃的較多，米飯大半碗，他就吃飽了。

那天晚上，王聯奎，吳熙祖和我，真是沒有放過機會，飽餐一頓；尤其吳熙祖十分健談，提起從前在重慶追隨楊將軍的往事，使他眉笑顏開，豪情萬丈，打開了話匣子。（未完待續）